

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转化”法轮功学员（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基地，更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同其它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相比，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对外封锁消息更严密，强化洗脑的手段更残忍、却鲜为人知，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是由黑龙江省“六一零”（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直接操纵、由省财政厅直接拨款的靠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而生存的省直属劳教所。

近十年来，黑龙江省上千名法轮功女学员先后被绑架到此黑窝，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该劳教所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和她们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劳教所人员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 被黑龙江省戒毒所折磨一年 姜静萍含冤离世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一月二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六十二岁的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姜静萍在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遭受了一年的恐怖高压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从劳教所回家仅仅一个月，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含冤离世。



■姜静萍遗像

姜静萍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五十委，佳纺退休职工，曾经体弱多病，患过类风湿、十二指肠溃疡、肾小球肾炎、甲亢，用她自己的话说真是生不如死。自从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以后，姜静萍无病一身轻，有使不完的劲儿，她拎着录音机给大家放炼功音乐，教大家炼功，把自己的受益传递给更多的人，一天总是乐呵呵的。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姜静萍同佳木斯市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着精神、经济、肉体上的迫害。

###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佳木斯市公安局的三个警察先是抄了姜静萍的家，随后，将其绑架到公安局犬营。在遭受种种酷刑折磨后，姜静萍被绑架到佳木斯劳教所劳教三年。

###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在黑龙江女子戒毒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中午，姜静萍正在佳东派出所附近的一家绒衣店里，佳市东风公安分局下属派出所的警察不容分说将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她抓上车，抢走她的包。当晚，姜静萍被绑架到中心医院检查身体，尽管心脏、血压都不合格，但警察仍将其送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检查身体后，姜静萍病情最重，狱医刘医生说：“不行，出生命危险怎么办，责任谁负？”警察瞪着眼睛说：“差啥呀，你差钱呢。”当着众人的面，从兜里拿出一百元拍在窗口，刘医生没说话，警察又拿出一百元拍那儿，刘医生不再拒收。于是，警察拽着姜静萍的手在一张不知道写的是什么的纸上按手印，随后姜静萍被押进了208室，非法关押了二十天。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上，姜静萍等法轮功学员被看守人员骗出来后分别被办案单位戴上手铐，架着强行拖上了车，一直绑架到位于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该所实际上并无戒毒人员）。经检查，姜静萍身体病情依然严重，但



是无人顾及姜静萍的安危，看守所与劳教所双方密谋后，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同样的把姜静萍留下，分到“转化大队”四大队，关押在戒毒所三大队三班。在那里，对姜静萍的迫害有步骤的开始了。

入所第二天，姜静萍就被逼迫着在诬蔑法轮功的“五书”上签名，这一次在高压下违心地背弃“真善忍”信仰的行为，使她内心极度痛苦、懊悔；一个月内，姜静萍被隔离，有时被强迫面壁，包夹如鬼魅般如影（转下页）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

(接上页) 随形的看管她，洗脑人员逼着她放弃修炼法轮功，窥测她的思想，随时举报；五点起床，上厕所、洗脸、刷牙，必须在五分钟内完成，然后长时间按戒毒所要求的姿势规规矩矩坐在带楞的小凳儿上，皮包骨般的姜静萍臀部坐出了两条黑色的痕迹，她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上午九点~十一点，下午两点~四点，姜静萍被逼着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警察在场监视；被逼着定期写各类诽谤法轮功的作业；晚上九点睡觉，大灯泡子整晚照着；一天二十四小时警察在监视着。该吃饭了，每顿吃饭的时间共计十五分钟左右，包括上下楼的两分钟和饭前必背“所训”的几分钟，若声音偶尔小了、或有点什么小意外都得重背，剩下的才是迅速吞咽食物的时间。而六十多岁的老人，却只能一小点一小点的吞咽，没等吃下多少，十几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每天饿的抬不起头来。如此痛苦的咽东西，是因为姜静萍到戒毒所后，身心压力巨大，被剥夺了学法炼功的环境，身体反映出的病态日趋严重，浮肿、脖子上由外向内长了瘤子。

二零一一年六月，因姜静萍没写诽谤法轮功的作业被加重迫害。一天，在三楼专门“转化法轮功”的教室里，二十八岁的年轻女警**陆博雅**训斥道：“为什么不高兴呢，你家死人了，挂个寡妇脸……”。后来被加期四天。

六月的一个晚上，教导员刘明来到姜静萍号里使诈，说：“你们班有人传递东西，自己说，别让我指出来，那样的话后果很严重。”班里的人满头雾水。结果刘明就让屋里的人全体罚站。过一阵，因有人疼得坚持不了，刘明就继续体罚虐待姜静萍一个人，一直到有人发现姜静萍全身颤抖、脸色惨白、往下倒，要不行了，刘明才让姜静萍写了保证书后结束体罚。姜静萍的保证书是这样写的：我是修大法的，不能无故的诬陷一个好人，不能说假话，后果自负。姜静萍痛得一



夜没睡。次日，三大队大队长**牛小云**过来把大家训斥一顿，胡说姜静萍是头，要造反啊，姜静萍精神压力更大了，从此不敢说话。

临近“七一”，戒毒所怀疑屋里有法轮大法资料，科里有目标的来搜，队里更是一周搜查一次，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若看到有资料，加期三个月，姜静萍的神经绷得更加紧张。

在戒毒所的十二个月里，姜静萍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在被强制洗脑中度过的。每天都得瞪着眼睛看“电视”，稍一闭眼，就被警察训斥。一次，极度痛苦的姜静萍少有的稍稍靠了一下墙，**钟景川**大喊：“怎么闭眼睛了呢，怎么不看，想啥呢，困了站起来。”早上来到洗脑班，几乎都要被迫做一个小时的奴工，有时还被呵斥着楼上楼下的搬货，那是装有十万根牙签的箱子，如此虚弱的她趴在那儿直喘气，警察看见了仍驱赶着。白天遭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痛苦，周六周日也不允许休息，全天在号里被逼着做奴工。

非法关押期间，姜静萍不仅脖子上长瘤，还明显出现了脚浮肿、小便失禁等症状，出所检查两次，被扣了四百元钱，检查回来后无人告知病情，也不放人，依然照常安排她值日，参加奴工。

年纪大了，饿的没有力气，身体又很痛，姜静萍身心承受的痛苦已濒临极限。即使这样，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开始，姜静萍和其他几个老年的法轮功学员被逼着到车间彻底做了奴工。经常楼上楼下的搬运几十斤重的牙签箱子。姜静萍会封箱，大多是由她来搬上搬下的封箱，这就更加大了她的奴工强度。一个警察说了，根本没把这些人当

成年人。姜静萍始终都在默默的硬挺着。车间里那些盛装牙签的廉价塑料盒子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空气是有毒的，姜静萍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被逼着干到了劳教期满。

一年中，姜静萍共洗了三次热水澡，每次十五分钟。吃的菜是咬起来很费劲的萝卜条子、豆角汤（曾经每人能摊上两小段豆角）、茄子汤、萝卜汤、酸菜汤。特别是酸菜，在一楼做时四楼都能闻到臭味，警察闻到臭味捂着鼻子，笑着说：“这能吃吗”，这样的酸菜一直给到四五月份吃完作罢。每桌偶尔有加两小碟菜的时候，那一定是来人检查了。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姜静萍终于熬到回家的日子了。一米六八的个子瘦骨嶙峋，她的身体被摧残的已如寒风中的残烛，吃不下去饭、全身浮肿、尿频、失禁、喘不上来气，前胸发闷，浑身无力。对姜静萍人权及信仰的迫害所直接导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痛苦，使她痛上加痛。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姜静萍含冤离世，享年六十二岁。

一年前，**冯凯东**等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去看看守所，得意地说：我们两年的指标都完成了，奖金肯定有了。

如果冯凯东及参与迫害的警察们心里再多一点点的善念、如果不受邪党定的“指标”这个利益所驱使、如果戒毒所没有为了剥夺信仰伤害修炼人，或者从本质上讲，如果根本就没有这场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么姜静萍这盏生命烛火一定会燃的更久一些，也一定会散给别人明亮的温暖。◇



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发现了有2.7亿年的“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大字“中國共產黨亡”